

## 阿卡迪亚的牧羊人

“列车到站了，先生，欢迎来到阿卡迪亚。”乘务员走进包厢，向詹森·汉弗莱鞠了一躬。

汉弗莱转向乘务员，她注意到他的眼角微微湿润，便掏出了一块手帕递给他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吗，先生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有时庸人自扰，徒增伤感而已。”

“这于我们都是常有的事。先生，那我便不打扰了。”

“等等，你的手帕还在……”

“那不必还我了，先生。”

汉弗莱搬下箱子，走出列车，稍稍看了眼手帕，纯白色的布上纹着时兴的一种粉色花体字，有“大道”之类的字样，大抵是姑娘的住址。若是在五年前，这姑娘的成功率还大些，对于现在的自己，这套招术已经不管用了。不过他仍将手帕收进了衣兜中，奔向探出头来的少女友好地招了招手，然后缓缓地走向出站口。

今天是十一月七日，伦敦在下雨，东京都在下雨，阿卡迪亚也在下雨，对于出身科罗拉多的汉弗莱来说，被十一月的冷雨击打的经验并不多，他可能也并不因此有什么感受。他行走在这个快要空掉的小镇，这个在街上看不见行人的小镇，远远地，他看见远方犹有几家店，灯颤着亮着。他便什么也不想径直走过去。圆木，电线杆，黑色的怪鸟，青红色混杂的草地，长着灰黑色枯死藤蔓的风车，脱漆变形结有小水珠的门把手，透过触感，他意识到那是铜制的，然后他打开门。

他本想将湿透的黑色礼帽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，但当他发现其上全是积灰时，最终还是未摘下。湿到发软的帽子甚至显得有些可笑，像门口的把手一样变形。屋里倒是开着灯，这里有人吗？他立刻开口问道，一个老人立刻走了出来。穿得有些松松垮垮，端着个油光发亮的餐盘，衣服上是蓝色与白色的条纹，蓝色的眼睛印着枯黄的灯光，端详着远道而来，风尘仆仆的客人。

“咖啡还是黑麦威士忌？”老人将餐盘摆到一张较近的桌子上。

“咖啡吧。”他不太想喝酒，特别是在这种时候。“对了，你知道那个‘牧羊人’吗？”

几瞬间，那蓝色的双眼仿佛短暂地变得年轻了起来，嘴唇翻来覆去好像要说什么，但老人还是冷却了自己的激情：“你是为了这事而来的？怪不得你会在这个时候到这里。”

“这个时候？难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汉弗莱看向老人，低头闻了闻咖啡的味道，他能闻到它价格不菲。但这与这家店简陋破旧的风格完全不搭，浮在表面的泡沫在灯光的忽闪下也射出光。

“一年前的十一月七日，阿卡迪亚的牧羊人卧轨自杀了，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时是中午，那天孩子们都回来了，从上海，从米兰，从巴黎……他们都为他哭了，哪怕他是自杀的，甚至身上连件衣服都没有——老样子。死的那天还下着雨。他们都穿着像影子一样的黑色西装，像你一样。自那以后他们就回来得少了，信也少了，就算有也是劝我们和他们一起县城里过日子，他们的孩子都很想我之类。先生大概是个记者吧，不然这样的故事也不会有人好奇，要专门来一趟搞明白。不过这趟旅程恐怕住定是个赔本买卖，现在大家不爱看这种东西了，先生大抵是赚不了多少稿费的。”汉弗莱的表情却僵住了，他不知道该如何为此表达悲伤，或许他来到此地就是为了学会。

死了？所以那天他所想表达的原来是死亡的宣言吗？汉弗莱盯着眼前的玻璃杯，忽然发现帽檐上的水珠落入杯中时，一点点波纹散开；而当波纹回到圆心之时，唯余完全的平静，原先的痕迹，是无论如何也寻不见了。这个谜团可能自己一生也解不开了，但或许一切在列车上都已经明了，只是自己还没有揭开那早已显现的谜底而已，于是他看着金色的飞沫，想

象它们是一个个车厢，雕刻出一个个包间，自己坐在其中的一个里面。自己在干什么来着？对了，在读报纸，是《泰晤士报》，然后那个年轻人差不多走走了进来，问我：“先生，十分抱歉，座位被抢完了。我可以与您一起坐吗？”

“自然…可以。”汉弗莱放下了报纸，打量了一眼眼前的年轻人。他的皮肤很白，又高又瘦。黑发蓝眼，戴着副眼镜，穿着一身蹩脚的米色西装，袖子与裤腿明显地短了。他还背着个包，拎着个箱子，像是个学生。他不知有带雨伞没有，因为下着大雨，他的衣服却不算太湿，但又似乎没有带，毕竟没有拿着，也无处置放。他似乎有口音，但无从判断，毕竟只说了一句话。

二人看着彼此，汉弗莱不知为何有些想与这个年轻人说话，但又寻不着话茬，于是他缓缓开口：“今天天气……”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，若是开口便是“今日天气不佳”，比沉默更加令人尴尬。

“不佳吗？我们阿卡迪亚是这样的。”年轻人平淡地接上了话。他松了口气，于是继续说。

“所以这么说来，你是本地人咯？”汉弗莱的表情也逐渐陷入轻松，望向窗外，却看见已然枯黄湿透的草地上，有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，正在向列车走来，他的脚步忽快忽慢，也可能是雨水阻碍了他的判断。汉弗莱又转头看向白面的青年，他想与那个青年说很多，关于礼节、行头，城里的习惯。他担心这个青年很有可能会在这些方面栽跟头，像自己当年首次去伦敦一样。

“当然了。”“那窗外那位也是吗？”汉弗莱指向了左边，那青年显得一点也不惊讶。

“他吗？他可是个名人，在阿卡迪亚没有人比他更有名了。但他不是当地人。”

“他叫什么？”

“牧羊人，阿卡迪亚的牧羊人。”

“那是他的名字吗？”汉弗莱有点疑惑。

“那不重要，那人的名字不重要，因为人们不那么称呼他。人们都叫他‘牧羊人’。”

“阿卡迪亚依我看可不像什么牧场，我也并不看见他的身边有绵羊或山羊。”汉弗莱更迷惑了。

“他的名字是老人们取的，因为他们说，只有书上的牧羊人才同他一样‘放荡’。”年轻人将手支在大腿上。

“他放荡吗？”牧羊人的身影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靠近窗边，他好像是向他们走来，但年轻人并不转过头去看他一眼。

“一点也不。他是最洁身自好的，镇上的老人们都自愧不如他。”年轻人仍旧镇定自若。

“那说他放荡就因为他裸体？”汉弗莱不禁觉得有些匪夷所思，“那你是没来过巴黎，在巴黎……”

“人人都像他那样？”

“那倒也不是，不过在那里，这种行为会被称作‘为艺术献身’。”汉弗莱轻飘飘地说。

“他倒不是为了艺术而献身。”

“那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裸体抗议，他亲口说的。”牧羊人伏到了窗子上。

裸体抗议？在这里？在这平静如水的村落阿卡迪亚？他是在想什么呢？汉弗莱望向窗外，他首先看见牧羊人弯曲湿润的金色长发，他白净轻红的面孔，他紧张地张开嘴大声喊叫，要对二人说什么，神情好像被雅典娜的海蛇缠身的拉奥孔。他年纪大抵只有三十，大概率要更小一点。汉弗莱多么想听清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远方走来要说些什么，但是列车发动了，引擎的轰鸣掩盖了一切人类的声音。

牧羊人奔跑着，追赶着火车，直到一脚踩空，落入了雨与草之间。汉弗莱远远看着他，直到他消失于视线。

年轻人开口了：“他本是伦敦人，名叫乔尼·巴克斯特。父亲是一位工厂主，他过着一个少爷的生活。直到他有一日从伊顿回家，看见两个人将一个人的焦炭一般的尸体搬出工厂。然后他看到了很多被他一直忘却的东西，彩色的充盈重金属的天空离子的天空，似乎终日不停释放毒气的烟囱，从工厂被抬出去的工人们，于是，他去找他父亲，寄希望于他的父亲有能力改变这一切。当然，作为英格兰最大的工厂主之一，他的父亲有能力，只不过他不愿意。”

“然后他的父亲在他 16 岁的时候死于肺癌，死前二人还在家里为了环保观念的不同打冷战。他被迫从伊顿辍学管理工厂，但他改造工厂的想法被董事们迅速否决，然后他们请来了他叔父，取代他管理工厂，但他不想回学校，他想做些什么，于是他决定去游行。”年轻人接着说下去。

“游行？”前面的故事已经令汉弗莱震惊了，但决定去游行，倒是更难以想象，“什么游行？”

“什么游行他都去，为女性，为工人，为环境，为社会公益，每次工人罢工，他就全身赤裸，站在人潮的前头。他很快活，但他的叔叔认为他的行为是工厂盈利的阻碍。于是他们将阿卡迪亚的一块荒地买下，命名为阿卡迪亚疯人院，宣称他得了精神病，要送到法国的‘专业机构’治疗，同时在他得到‘医生’的证明前，不能回到英格兰继承工厂。但那里没有人，只有一片荒地，开始时他身无分文，食不果腹，他像羊一样，赤身裸体，在雨中生活，只能够吃草。”

“我的家乡，乔尼的放逐地，阿卡迪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那是一个没有青年的地方，没有污染的地方，人们对工业的唯一认知是带走年轻人，不再回来的列车。但年轻人们又不得不走，毕竟阿卡迪亚，即使在老人们的眼中，也是个没有未来的地方。老人们与小孩们愿意放下成见与他说话，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听得懂或想听，他们只是想从他身上看见他们身处远方的孩子们和父亲们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我说我要离开镇子了，要去巴黎读大学，他却没有给我和他人一样的报点，他给了我一块石头，上面刻着拉丁文，‘Et in Arcadia, is.’ 说等我搞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时，我会回到这个小镇，再一次见到他的。之后我将石头放在父亲那里，毕竟带着石头出行究竟不便。”汉弗莱听到这句话时，心头一震。

“关于他的境况，其实我感觉我在学校里听过一个笑话很贴切，虽然很冷，太空中有些地方也有物质之所在，因此太空有的地方也能传声，但为什么‘太空不能传声’呢？因为星球之外，没有人在听。”年轻人直起背来，摊开双手，“他的处境也一样，老人们听不懂他的主张，我们长大了也离开他，最后他的语言，没有人会听。”

“话说这句拉丁文，先生你听得懂吗？”

“不懂。”牧羊人为什么要写这个？汉弗莱不解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不想告诉这个年轻人，他不想让年轻人对此有过多的思虑。

“那再见吧，先生，我片刻便下车了。”

“下车？你才刚到摩纳哥。”

“我有亲戚在摩纳哥，我 10 号才到校，能在他们家里玩一天再在九号到巴黎去。”年轻人搬下箱子，走出包厢，汉弗莱想说些什么，但依旧缄默了。

最后一个泡沫也破裂了，汉弗莱回到现实，突然看向眼前的橱柜上，摆着一块石头，在灯光下隐隐约约现出金色的字样，像是课本上的黑体字样，在提示他什么。Et In Arcadia, is.

他注意到那老人的眼睛与那年轻人的眼睛一模一样，而在酒馆的深处，好像确实可以看见那件自己无比熟悉的米色的西服外套。但“他”是谁？那牧羊人究竟为什么要写这个呢？年轻人为什么非得要等离开牧羊人和小镇，才开始讲述牧羊人的故事？而年轻人又是从哪里得知牧羊人的生平的呢？他将咖啡一饮而尽，苦涩和香醇将他的身体唤醒，将他的灵魂从久梦

中带回现实。

他戴上帽子，结了账，走出房门，还是进了雨里，十一月的冷雨里，他看着这座小镇的景色，从那映出清光的水流与那给勾上线条的雨水，他听不到老人与孩子的声音，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，被大雨覆盖住了，只有他自己，在变形湿透的帽檐下行走，带着悲伤。走向车站，他只听见二人在交谈。月光在云层的遮蔽下还可以看到，就像真相曾经对自己的诱惑。他曾千百次，在失眠的夜里听到德彪西的《月光》的旋律一般的莫测的回响，他以为只要这个谜还在，自己就永远不会安稳，自己将永远被它触动，为之而踏上旅途。他意识到了，有时他只能放下一些无解的事物，去继续生活下去，永远困窘于遥远的思索并无益处。

“他们说，这一站很快会被取缔。”他走到车站了，坐在候车处的木椅上，他听见一个女声在说话，汉弗莱感觉自己仿佛听到过这个声音。

“真的假的？”一个男声回应。

“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，不过换个地方上班而已。”女声说。

“倒也是。”男声又说。

他已经对搞清谜团不抱任何希望了，在下午七时的班车驶去后，他已经不在这个小镇了，想到此，他又把自己沉寂在悲伤之中，但十一月的冷雨，却不像他所想的那样，从窗中再吹进来。但就在他离开阿卡迪亚的雨后，离开灯光，离开人群之后，他仿佛看见了“他”的身影。

即使在阿卡迪亚，也有他的身影。Et in Arcadia, is.

2024.3.14

汎月